

四書正義

上孟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

字子輿

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邦國也

受業于思之

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汲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

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上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

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

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學事

宣王宣王不能用道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

之三十五年西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

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虞夏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白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

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鑒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
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隘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
亦不識性更說其道
○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

子源遠而未益分惟霸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魯子思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

○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鑿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

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二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枉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
當作聖字

○程子文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集賢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聖之次也。或曰：英氣會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
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
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思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過人而皆程
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
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舜
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
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在處天
地懸隔

桐城周大璋明侯纂定

同學劉中英駁賈承開

孟子章。此章見人君當躬行仁義以干何必曰利二句為綱中間指陳利害反覆相形見利乃所以為害仁義乃所以為利人主斷不可舍仁義而言利也。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頭腦明此則純王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之言以此而終七篇之言以此而始

譚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一日梁惠王卑禮厚幣來聘孟子因往見之與具道之可行也。朱子曰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謹按若泛泛招賢孟子豈肯輕身以見之耶。

王曰自鄒至梁遠矣叟不以千里為遠而惠然肯來夫豈徒哉亦將有以利益吾國而使之富強者乎。真西山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于見賢之初。金仁山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辭非必有是年也。王謂曰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謹按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是疑其未必有是幸其實有不是慮其或有。

譚孟子對曰王當圖國事何必以利為言治國之道不外仁義亦有仁與義二者在斯言言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也。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義制天

事性之所以為用故以其性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然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

此章之旨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答事來勢將去可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為行道而見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三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史長老之稱王所謂益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此即俗明王何必曰利以首句為主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也。○張氏曰：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徐氏曰：孟子文法多以上意立綱領，前然後結之。

請諸王不當言利者，誠以言利則必有害蓋王乃一國之玉而大夫士庶所視效者也。使王惟利是求，自善曰何以利吾國？此端一倡，人率尤而效之，為大夫者亦將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亦皆曰何以利吾身？上欲利其國，則取利于下，下欲利其身，則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國日以危矣。將見萬乘之國或從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或從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夫其君萬乘而臣取于焉，其君千乘而臣取百焉，十分取一不為不多，此正義之所在，所當先者也。苟以義為懷，而以利為先，則貪欲橫心，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廢足也。國豈有不危者哉？而其害則自王之言利始。利尚可言乎？○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總說着利必害于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有求利之心。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張氏曰：曰字乃心口相商深機，隱蘊蓄處。○荀雲曰：孟子雖是以仁義引，慕梁王然不能傾彼言利之心，則仁義終不可行。此節痛破尚利之心，下以仁義之利繳轉，便收人知其所重在仁義而不知其所重在破利也。○謹按：君萬乘，臣千乘，君丁乘，臣百乘，各安其分，不相侵奪，義也。義在安分上見，故不言仁而言義。新安綱制之說非是。○交征利便是不安分先利，即是後義。義利緊相對，上下交征所謂後義而先利也。萬乘之國四句，正國危事，所謂不奪不廢也。將前意提唱一番，使求利者知所警耳。緊要在後義先利四字。○王曰：何以利吾國？是上征乎下，大夫曰：下征乎上，出乎上後就交征說到國危以明其實。曰：不為不多，似專責臣下，而所以懲一儆百仍在上也。通節只重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句，此正求利處，下皆求利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上取字作得字看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主下之人說仍眼上好利來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棄去聲歷於豔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

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

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

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

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

取其一分亦已多矣。君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反上而大之
不有仁而還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交

之害不止大夫絀奪絀奪其大者自舉大夫則上庶人可

則謂親後君不必言矣若仁義則不然使人君躬行仁義以倡於上

而有義而或後其君者也仁義之效如此○朱子曰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

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乎天下

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自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

義○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孟子所以揭此於七篇之

首○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入君躬行仁義以感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

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不遺不後在下之人如此亦

根君行仁義來○俗雲曰仁義本當不利是仁義中所自致之理其實人君不為

利而為仁義終有利心早不是仁義了○謹按此節雖言仁義之利語意却從上

節翻轉下來求利則不免于欲奪仁義則不至于遺後一彼一此孰得孰失此正

毫釐之差千里之繆也遺後與上欲奪相對未有從上必字生出神情緊相灌注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

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天子爭言

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

君子不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禾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

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

只說不說便罷○

孟子梁惠

卷一

二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
○孟子見梁

原而辨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國也曰沼
 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目字連下讀
 重此

此乎音泝音同 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季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旨

二句而後語氣略對亦字——虛說留子來世步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罔之不自成

之經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

麕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此五句正是龍樂句句應詩

至以民爲靈爲治而民賴之謂其

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虛齋曰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李岱嘗曰許東陽謂樂鹿魚鳥各得其所見文王之德。蓋謂勿日其意正意只在民樂其樂上。講授庶民攻之便足以民力為靈為沼不日成之庶民子來便是而民歡樂之王在二段便是樂有麋鹿魚鼈謂其臺二句即在其中此是文王能樂處釋詩只是抉出與民偕樂見所以能樂之故。

至若夏桀不賢者也。湯誓曰此日何時而喪乎。寧與女偕亡。民怨夏桀而欲其亡如此。夫人君獨樂而不卹其民。至于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可立而待。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易然乎。上而獨享其樂哉。此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陳氏曰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卹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李岱雲曰民欲與之偕亡。句推開不指桀說。豈能獨樂正見覆亡之不足豈能享其樂作實事說時解謂滿目皆愁慘之像。君心自不能樂者非是。

不曰文王對時言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唐詩
作驚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人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時曰

雲臺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盡心章。此章言小惠不足以得民行王道則可以致玉勉梁王革弊政而行王道。章內整齊并舉正王道之大全。不必因論撥荒而發謂卑重養不重教也。講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憂勤撫字蓋竭盡其心力焉耳矣。河內告凶則移其民之壯者于河東以就食移河東之粟于河內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至河東凶則移民移粟亦然。梁國之政每遇凶荒無有如寡人移民移粟若此之用心者則隣國之民宜消耗而乃不加少寡人之民宜繁衍而乃不加多其故何也。蔡氏曰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李岱雲曰移民移粟便是他底盡心也便是他底實政惟心盡非所盡故政亦非其政耳。謹按玩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民不加多分明有死耗意不專責民不歸附。



謹孟子對曰此非可以言盡心也王素好戰請以戰為喻夫戰者與敵數之兩軍俱進兵刃既接勝敗以分敗者重甲曳兵而走未嘗自計夫遠近也或走至百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笑笑彼百步之遠則王以為何如王曰不可戰以克敵為貴走五十步者但求至百步耳是亦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曰王如知此則無望于民之多于隣國矣蓋隣國不郵其民而王能行之兵刃既接重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天之有日日月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郵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

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自言其盡心之實。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弱

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梁惠王曰不可戰以克敵為貴走五十步者但求至百步耳是亦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曰王如知此則無望于民之多于隣國矣蓋隣國不郵其民而王能行之兵刃既接重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之兵刃既接重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勝敵為主走之遠近明計也猶治以王道為主小惠之能行與否明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唯在行王道耳故下二節遂言王道○蔡氏曰此且未追答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身時病所在而切告之○李岱雲曰蒙引謂鼓字非虛指戰工而言也愚謂之字指戰士鼓字仍虛謂擊鼓以進其戰士也

論試為王陳王道當法制未備之先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博節愛養之益立必先養民凡自興作不違奪其農時則五穀饒饒饒不口勝食也細密之網不入海池則魚鼈滋養不可勝食也斧斤樵采以待草木零落之時而後入山林則材木崇植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無憾矣祭肥棺槨有所藉而民之喪死無憾矣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矣制教化皆可由此而立是王道之始事也○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州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禁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終始于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終始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顧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堯禹之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博節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明不可笑 指五十步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與音用。填鼓音也兵以鼓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
此句已暗也段氏移粟之非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海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是民無欲也